



纪念版第二十九书

《岳飞治兵语录》

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

www.leeyuri.org

《岳飞治兵语录》¹

民-刘咏尧²辑

(2021年李仁缪转录)

¹ 岳飞（1103年-1142年），字鹏举，相州汤阴（今河南省汤阴县）人。南宋时期抗金名将、军事家、战略家、民族英雄、书法家、诗人，位列南宋“中兴四将”之首。

² 刘咏尧（1909年-1998年），湖南醴陵人，中华民国陆军四星上将，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，1951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同年退出军界，创办国防丛刊并自任社长，兼任台湾大学教授等职。

《岳飞治兵语录》

刘咏尧编辑

目 录

自序 / 2
第一章 精忠许国 / 4
第二章 战略思想 / 7
第三章 战术运用 / 12
第四章 战斗活动 / 16
第五章 整军安民 / 18
第六章 忠义感召 / 21
第七章 谦让爱人 / 23

自序

自来名将，不仅有卓越之才识，且亦有崇高之品德，所谓智信仁勇忠严，无不俱备，非比偏裨之将只具其一也。若宋代名将岳武穆，其才与识，固旷世无匹，而其精忠之节操，尤足为后世军人之楷模，永重不朽。

武穆名飞字鹏举，相州汤阴人，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，及冠从军为小队长，以军功历升至少保，后为权臣秦桧、万俟卨等以「莫须有」三字构陷，冤死狱中，时年三十有九。孝宗即位，诏复飞之原官，追封鄂王并谥武穆。

武穆自从戎以至专征，平定贼寇，击破强虏，经大小一百二十余战，甚少败阵，且均属以寡击众，以少胜多。如对内戡乱，桂岭一战，以八千人破曹成军十余万；对外御侮，敌将金兀术尝曰：「岳少保以五百骑，破五十万众。」其所部将士之精锐可概见矣。

综观武穆治军之道，其大要有六：一曰重搜选，贵精不贵多。当其初摄军旅，接韩京、吴锡旧部，皆不习战门，且多老弱，经慎选其可用者不满于人，余皆罢归，数月遂为精卒。二曰谨训习，止兵休舍，辄课以艺，视无事时如有事之时。三曰公赏罚，待千万人如待一人。有功者重赏，无功者峻罚。其子云犯规，立命斩之，经诸将叩头求免，猜杖之始释。四曰明号命，要言不繁，令出必行，使人人易于服从，部下乐于应命。五曰严纪律，约束师众，秋毫不犯，有妨害农事，强行买卖者立处死刑。某次，兵卒取民麻一缕，诘明来由，即予斩决。六曰同甘苦，御下以诚，待人以恩，常与士卒同饮食，部属有疾，亲莅抚视，并手调汤药。岳氏得此治兵六要，故能使士卒同生死，共患难，师行所至，战无不取，攻无不克，当世有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赤军难」之谚，实非偶然也。

次若武穆精忠之节操，在我国民间几乎家喻户晓。当建康之役，士卒乏食，形势危殆，全军夜屯钟山，多欲叛离，武穆洒血厉众曰：「我辈荷国家恩，当以忠义报园，立功名，书竹帛，死且不朽。若降而为虏，溃而为盗，偷生苟活，身死名灭，岂计之得耶？建康江左形胜之地，使敌人据之，何以立国？今日之事，有死无贰，有出此门者斩。」词色慷慨激昂，将士无不感奋。及后因被谗就捕，笑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」受讯时又自裂其衣，盖背都刺有「精忠报国」、四字，深入肤理，其耿耿忠忱为何如耶！

余既景仰武穆之武功与节操，尤喜诵其诗文，因就平日所读遗作与史书记载，揀其治军要言与夫立身处事之警语，辑为岳飞治兵语录，借供研习兵学者之参考，或亦有助于建军复国之大业。仓卒辑成，挂漏讹误之处当所难免，尚祈海内贤达有以正之。

刘咏尧

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三月于台北

第一章 精忠许国

武穆十九岁时，一日其父抚其背曰：「使汝异日得为时用，其殉国苑义之巨乎？」武穆应之曰：「惟大人许儿以遗体报国家，何事不敢为！」后刺绣为袍，有「誓作中兴臣，必殄金贼主」之文。

张所与武穆论时事，武穆慷慨流涕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惟有灭贼虜，迎二圣，复旧疆，以报君夫耳。」

建炎四年，武穆题张氏园壁曰：「近中原板荡，金人长驱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将帅无能，不及长城之壮，余发愤河朔，起自相台，总发从军，历大小二百余战，虽不及远涉遐荒，亦足快国事之万一。今又提一垒孤军，振起宜兴，建康之城，一举而复。今且休兵养卒以待，如或朝廷见念，赐予器甲，使之完备，颁降功赏，使人蒙恩，即当深入边庭，迎二圣复还京师，取故地再上版籍，他时过此，勒功金石，岂不快哉。此心一发，天地知之，知我者知之。建炎四年六月，河朔岳飞书。」

建炎四年武穆题五岳祠盟记：「自中原板荡，夷狄交侵，余发愤河朔，起自相台，总发从军，历二百余战。虽未能远入荒夷，洗荡巢穴，亦且快国讎之万一。今提一旅孤军，奋起宜兴，建康之城，一鼓败虜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。按且养兵休卒，蓄锐待敌，嗣当激励士卒，功期再战，北踰沙漠，喋血虜廷，尽屠夷种，迎二圣，归京阙；取故地，上版图，朝廷无虞，主上奠枕，余之愿也。河朔岳飞题。」

绍兴元年七月武穆题驃马岗诗曰：「立马林冈豁战眸，阵云开处一溪流，机春水沚犹传晋，黍秀宫庭孰悯周。南服只今歼小丑，北辕何日返神州？誓将七尺酬明圣，怒指天涯泪不收。」又题翠岩寺诗曰：「秋风江上驻王师，暂向云山蹑翠微。忠义必期清塞水，功名直欲

镇边圻。山林啸聚何劳取，沙漠群凶定破机。行复三关迎二圣，金酋席卷尽擒归。」

绍兴二年七月题祁阳大营驿：「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，自桂岭平荡巢穴，二广、湖湘悉皆安妥。痛念二圣远狩沙漠，天下靡宁，誓尽忠孝。赖社稷威灵，君相贤圣，他日扫清胡虏，复归故国，迎两宫还，宽天子宵旰之忧，此所志也。顾蜂蚁之群，岂足为功。过此因留于壁。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。」

题满江红本意词：「怒发冲冠，凭阑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」

题诗伏魔寺壁：「胆气堂堂贯斗牛，誓将直节报君仇。斩除元恶还车驾，不问登坛万户侯。」

寄浮屠慧海诗曰：「湓浦庐山几度秋，长江万折向东流，男儿立志扶王室，圣主专征灭虏酋；功业要刊燕石上，归休终伴赤松游，叮咛寄语东林老，莲社从今着力修。」

覆李纲书曰：「军书旁午，未得时候台安，远蒙翰教，忠怀义气，直薄云汉而贯金石，凡在含灵，能无感奋，况飞素切同仇者耶？比已鼓励军士，直抵淮阴，灭此而朝食，以报国恩而答知己，飞之愿也。即不然亦惟力是视，死生以之，决不狼顾偷存，视息于人闻耳。」

送张浚北伐诗曰：「号令风霆迅，天声动北陬，长驱渡河洛，直捣向幽燕；马蹀阏氏血，旗臬可汗头，归来报明主，恢复旧神州。」

从驾游内苑，应制赋诗曰：「敕报游西内，春光霭上林，花园千朵锦，柳撚万株金，燕绕龙旂舞，莺随风葶吟，君王多雨露，化育一人心。」

第二章 战略思想

张所询武穆以招抚河北之计，武穆曰：「昔人有言，河北视天下犹珠玑，天下视河北犹四肢，言人之一身，珠玑可无，而四肢不可暂失也。本朝之都辨汴，非有秦关百二之险，平川旷野，长河千里，首尾絃亘，不相应援，独特河北以为固，苟以精甲健马，凭据要冲，深沟高堑，峙列重镇，使敌入吾境，一城之后，复困一城，一城受围，诸城或挠或救，卒不可犯。如此则虏人不敢窥河南，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。大率河南之有河北，犹燕云之有金坡诸关，河北不归，则河南未可守，诸关不获，则燕云未可有，闲尝思及童宣抚取燕云事，每发一笑。何则，国家用兵争境土，有其尺寸之地，则得其尺寸之用，因粮以养其兵，因民以实其地，因其练习之人，以为响导，然后得其要害而守之。今童宣抚不务以兵胜而以贿求，虏人配得重贿，阳诺其请，收其粮食，徙其人民与其素习之士，席卷而来，付之以空虚无用之州，国家以为燕云真我有矣，则竭天下之财力以实之，不知要害之地，实彼所据，彼俟吾安养之后，一呼而入，复陷腥羶，攻取燕云而不志诸关，是以虚名受实祸，以中国资夷狄也。河南河北，正亦类此。今朝廷命河北之使，而以招抚名，越河以往，半为胡区，将何以为招抚之地，如招抚职事计，直有尽取河北之地，以为京师援耳。不然天下之四肢绝，根本危矣，异时丑虏既得河北，又侵河南，险要既失，莫可保守。駸駸未已，幸江幸准，皆未可知也，招抚诚能许国以忠，禀命命夫子提兵压境，使某以偏师从麾下，所嚮惟招抚命耳，一死鸟足道哉？」所大喜。

武穆舆幕中人语，论及三寇，或问将何先，武穆曰：「先襄汉，襄汉既复，李成丧师而逃，杨么失援矣。第申严下流之兵以备之，然后鼓行。」

奏请复襄阳六郡，以图中原劄曰：「臣窃惟善观敌者，当逆知其所始，善制敌者，当先去其所恃。今外有北虏之寇攘，内有杨么之窃发，俱为大患，上轸震襟。然以臣观之，杨么虽近为腹心之忧，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扰，今日之计，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，李成不就縶缚，则亦丧师远逃，于是加兵湖湘，以殄群盗，要不为难，而况襄阳六郡，地为险要，恢复中原，此为基本。臣今已厉兵饬士，惟娱埃报可，指期北向，伏乞睿断，速赐施行，庶几上流早见平定，中兴之功，次第而致，不胜天下之幸，取进止。」

绍兴二年，武穆奏曹成不服乞进兵，奏曰：「臣窃惟内寇不除，何以攘外，近郊多垒，何以服远，比年群盗竞作，朝廷务广德意，多命招安，故盗亦玩威不畏，力强则肆暴，力屈则就招，苟不略加剿除，蠹起之众，未可遽殄。臣昨者被奉招安曹成之命，深以陛下好生之意如此，为臣子者思不能推广而行之。故先宣告上恩，以期改行，阅日虽久，杆格是闻，臣尝累遣探报，知其贼马已离道州，进趋广西，此寇所为，未肯遽出，意欲侵犯二广，肆毒生灵，俟其力尽势殫，然后徐为服降之计。臣今进发，自郴州桂阳监以往，即行措置用兵掩杀，务速除荡，以绥彼民，取进止。」

覆奏画守襄阳等郡劄曰：「……臣窃观金人刘豫，皆有可取之理，金人累年之间，贪婪横逆，无所不至，今所爱惟金帛子女，志已骄堕，刘豫僭臣贼子，虽以俭约教民，而人心终不忘宋德，攻讨之谋，正不宜缓。苟岁月迁延，使得修治城壁，添兵聚粮，而后取之，必倍费力，陛下渊谋远虑，非臣所知，以臣自料，如及此时，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京，恢复故疆，民心效顺，诚易为力，在陛下睿断耳。」

认朝廷使令之意，除已一面起发前赴新任外，契勘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未艾，要当速行剿杀，殄灭净尽，收复诸路，不然则岁月滋久，为患益深，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，乞将飞母妻为质，免充秦州镇抚使，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，令飞召集兵马，掩杀金贼，收复本路州郡，伺便迤邐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，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，且以尽巨子报君之节，谨具申尚书省，伏乞钧慈详察，特赐敷奏指挥施行，谨状。」

建炎三年七月杜充弃京师之建康，武穆说之曰：「中原之地，尺寸不可弃，况社稷宗庙在京师，陵寝在河南，尤非他地比。留守以重兵硕望，犹不守此，他人奈何，今留守一举足，此地皆非我有矣，他日欲复取之，非损数十万之众，不可得也，留守盍重图之。」充不听，还从之建康。

建炎四年，武穆奏曰：「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，宜选兵固守，比张俊欲使臣守鄱阳，备虏人之扰往东西者，臣以为贼若渡江必先二浙，江东西地僻，亦恐重兵断其归路，非所向也，巨乞益兵守淮，拱护胀心。」上嘉纳之。

乞出师恢复中原疏曰：「巨伏自国家变故以来，起于白屋，实则捐躯报国雪复讎耻之心，幸凭社稷威灵，前后粗立薄效，而陛下录臣微劳，擢自布衣，会未十年，官至太尉，品秩比三公，恩数视二府，又增重使名，宣抚诸路，巨一介贱微，宠荣超躐，有踰涯分，今者又蒙益臣军马，使济恢图，臣实何人，误荷神圣之知如此，敢不昼度夜思，以图报称。臣揣敌情所以立刘豫于河南，而付之齐秦之地，盖欲荼毒中原生灵，以中国而攻中国，粘罕因得休兵养骂，观釁乘隙，包藏不浅，臣不及此时稟陛下睿算妙略，以伐其谋，使刘豫父子隔绝，五路叛将归还，两河故地渐复，则金城诡计日生，它时浸益难图。然

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，仍复拘臣淹速，使敌莫测臣举措，万一得便可入，则提兵直趋京洛，据河阳陕府潼关，以号召五路叛将，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，京畿陕右，可以尽复。至于京东诸郡，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，亦可便下。臣然后分兵濬滑，经略两河，刘豫父子，断可成擒。如此则大遼有可立之形，金贼有破灭之理，四夷可以平定，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，实在此举。使令汝颖陈蔡，坚壁清野，商于虢略，分屯要害，进或无粮可因，攻或难于餽运，臣须敛兵还保上流，贼定追袭而南，臣俟其来，当率诸将或剉其锐，或待其疲，贼利连战，不得所欲，势必复还。臣当设邀其归路，小入则小胜，大入则大胜，然后徐谋再举。设若贼见上流进兵，拼力来侵淮上，或分兵攻犯四川，臣即长驱捣其巢穴，贼困于奔命，势穷力弹，纵今年未尽平殄，来岁必得所欲，亦不过三二年间，可以尽复故地，陛下还归旧京，或进都襄阳关中，唯陛下所释也。巨闻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邦内骚动七十万家，此岂细事？然古者命将出师，兵不再役，粮不再籍，盖虑周而用足也。臣今部曲，远在上流，去朝廷数千里，平时每有粮食不足之忧，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陕洛，而在寨卒伍有饥饿闪走，故臣急还，不遂前功，致使贼地陷伪，忠义之人，旋被毒杀，皆臣之罪。今日唯赖陛下戒敕有司，广为储备，俾臣得一意静虑，不为兵食乱其方寸，则谋定计审，仰遵陛下成算，必能济此夫事也。……臣无任战汗。取进止。」

奏乞以本军进讨刘豫，劄曰：「……臣愿因此时上禀睿算，不烦济师，只以本军进讨，庶少塞鰥官之咎，以成陛下寤寐中兴之志，顺天之道，因民之情，以曲直为壮志，以顺逆为强弱，万全之效，兹焉可必，惟陛下力断而行之，……取进止。」

奏乞移都上游：「钱塘僻在海隅，非用武之地，臣愿陛下建都上游，用汉光武故事，亲帅六军，往来督战，庶将士知圣意之所向，人人用命，臣当仗国威灵，鼓行北向。」

致书赵鼎，请赞恢复之计，书曰：「•••近得谍报，知逆豫既废虜，仓卒未能镇备，河洛之民，纷纷扰攘，若乘此兴吊伐之师，则克服中原，指日可期，真千载一机也。乃庙议迄无定算，倘迟数月，事势将不可知矣！窃惟阁下，素切不共之愤，熟筹恢谊之计，乞于上前，力赞俞旨，则他日廓清华夏，当推首庸矣。•••」

谢讲和赦表，寓和议未便，表曰：「•••窃娄敬献言于汉帝，魏绛发策于晋公，皆盟墨未干，顾口血犹在，俄驱南牧之马，旋兴北伐之师，盖夷虜不情，而犬羊无信，莫守金石之约，难充谿壑之求，图暂安而解倒垂，犹之可也，顾长虑而尊中国，岂其然乎。•••身居将阃，功无补于涓埃，口诵诏书，而有惭于军旅，尚作聪明而过虑，徒怀犹豫而致疑，谓无事而请和者谋，恐卑辞而益币者进，臣愿定谋于全胜，期收地于两河•••顿首顿首。」

奏乞止班师疏曰：「契勘金人重兵尽聚东京，屡经败衄，锐气沮丧，闻之谍者，敌欲弃其辎重，疾走渡河，况今豪杰向风，士卒用命，天时人事，强弱已见，功及垂成，时不再来，机难尽失，臣日夜料之熟矣，惟陛下围之。」

奏乞乘机进兵，劄曰：「•••臣契勘金人近累败衄，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，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，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，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，乃金人必亡之日，若不乘势殄灭，恐贻后患，伏望速降指挥，令诸侯之兵，火速并进，庶几早见成功，取进止。」

第三章 战术运用

宗泽授武穆以阵图，武穆一见即置之，后复以问武穆，武穆曰：「留守所赐阵图，某熟观之，乃定局耳。古今异宜，夷险异地，岂可按一定之图。兵家之要，在于出奇，不可测识，始能取胜，若平原旷野，猝与敌遇，何暇整阵哉？况某今日以裨将听命麾下，掌兵不多，使阵一定，虏人得窥虚实，铁骑四蹂，无遗类矣」。泽曰：「如尔所言，障法不足用耶？」武穆曰：「阵而后战，兵之常法，然势为不可拘者，且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留守第思之。」泽默默良久曰：「尔言是也！」

张所待武穆以国士，尝从容问之曰，「闻汝从宗留守，勇冠三军，汝自料能敌人几何」武穆曰：「勇不足恃也，用兵在先定谋，谋者胜负之机也，故为将之道，不患其无勇，而患其无谋。今之用兵者，皆曰，吾力足以冠三军，然未战无一定之划，已战无可成之功，是以上兵伐谋，次兵伐交，栞枝曳柴以败荆，莫敖采樵以致绞，皆用此也」。又尝谓「为将无谋，不足以搏匹夫。」

上从容与武穆谈用兵之要，因问武穆，卿在军中得良马否？武穆曰：「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，臣有二马，故常奇之，日噉芻豆至数斗，饮泉一斛，然非精洁，则宁饿死不受，介冑而驰，其初若不甚疾，比行百余里，始振鬣长鸣，奋迅示骏，自午至酉，犹可二百里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，若无事然，比其为马，受大而不苟取，力裕而不求逞，致远之材也。后植襄阳平杨么，不事相继以死。今所乘者不然，日所受不过数升，而秣不择粟，饮不择泉，揽辔未安，踊跃疾驰，甫百里，力竭汗喘，殆欲毙然，此其为马，寡取易盈，好逞易穹，鹜钝立柱也。」上称善，久之曰：「卿今议论极进。」

命武穆平杨么，所部皆西北人，不习水战，武穆曰：「兵何常，顾用之何如耳！」

张浚奉旨还，浚得诏，谓武穆曰：「浚将还矣，节使经营湖寇已有定画否？」武穆袖出小图以示浚曰：「有定画矣。」浚按图熟视移时谓武穆曰：「浚视此寇，阻险穷绝，殆未有可投之隙，朝廷方召浚归议防秋，盍且罢兵，规划上流，俟来岁徐议之。」武穆曰：「何待来年，都督第能为飞少留，不八日可破贼，都督还朝在旬日后耳。」浚正色曰：「君何言之易耶？王四厢两年尚不能成功，乃欲以八日破，君何言之易耶？」武穆曰：「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，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。」浚曰：「何谓也？」武穆曰：「湖寇之巢，艰险莫测，舟师水战，我短彼长，入其巢而无向导，以所短而犯所长，此成功所以难也，若因敌人之将，用敌人之兵，夺其手足之助，离其腹心之援，使桀黠孤立，然使以王师乘之，覆亡犹反手耳，飞请除来往三程，以八日之内，俘诸囚于都督之庭。」

武穆得李成谍，缚而坐之帐下省问，武穆出帐召军吏，调兵食吏请曰：「粮且罄矣，奈何？」武穆曰：「促之耳，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饷。」已而顾见成谍，摔耳顿足而入，乃逸之。谍至成军，尽以告成，成大喜，期明日追武穆军。是夜，武穆命士蓐食，夜半悉甲趋绕岭，翌日未明已破太平场寨，尽歼其守兵而焚毁之，贼众大溃。

兀术遣谍至武穆军，为逻卒所获，缚至前，吏请斩之，武穆愕视曰：「汝非张斌耶？本吾军中人也。」引至私室责之曰：「吾乡者遣汝以蜡书至齐，约诱致四太子而共杀之，汝往不复来，吾继遣人间齐帝，已许我今年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矣。然汝所持书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」谍冀缓死，即诡复，乃作蜡书伪言与前同谋诛兀术事曰：「八月交锋，我穷力相击，彼已不疑，江上之约其遂矣，

事济，宋与齐为兄弟国。「因谓谍者曰「汝罪万死，吾今贷汝，复遣至齐问举兵期，宜以死报。」到封股纳书，厚币丁宁，戒勿泄，谍唯唯拜谢而出，复召之还，益以币重谕之，乃遣，至于再三，谍经兀术所，由书示之，兀术大惊，驰白其主，于是清河之警不复闻，豫以故得罪，遂见废夺。

谍见兀术会龙虎大王于东京，深恐武穆欲诱致其师，并力一战，武穆曰：「虏之技穷矣，使诚如谍言，亦不足畏也。」乃日出一军挑战，且骂之，兀术怒其败，果令龙虎夫王之兵，逼偃城，武穆遣子云及杨再兴，挫其锐气，贼尸布野，兀术是战，又以拐子马一万五千骑来，诸将惧。武穆笑曰：「易尔。」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，勿仰视，第砍马足，拐子马概相联合，一马僵，二马皆不能行，坐以待毙，官军奋击，僵尸如丘，兀术大恟曰：「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胜，今已矣！」

武穆乘涉马，从百骑习冰河上，河冻冰合，虏忽至，武穆麾其下曰：「虏虽众，未知吾虚实，及其未定击之，可以得志。」乃独驰迎敌，斩其梟将，大败虏众。

绍兴元年三月初三日，次洪州贼连营西山，王师不得渡，诸将其当其锋，俊大曜，召武穆问曰：「俊与李成前后数战皆失利，君其为我计之。」武穆对曰：「甚易也，贼贪而不虑后，若以骑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某虽不才，愿为先锋以行。」俊大喜从之。初九日武穆身披重铠，先诸军跃马以济，众皆骇视，须臾以次毕渡，观者以为神，乃潜出进军之右，武穆首突贼阵，所部从之，贼大败，降其卒五万。

武穆一日奉金书字牌十有二，武穆嗟惋至泣下，东向再拜曰：「臣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，非臣不称职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。」诸臣既先退，武穆孤军深在敌境，惧兀术知之，断其归路，乃声言将翌

日举兵渡河，兀术疑京城之民为武穆，夜弃而去，北遁百里，武穆始班师。

兀术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……武穆时出视战地，望见黄尘蔽天，众欲少却，武穆曰：「不可，汝等封侯取赏之机，正在此举，岂可后时。」自以四十骑驰出……突战贼阵前，右左驰射，士气增倍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地，一鼓破之。

第四章 战阅活动

战金人于候兆川时，武穆预戒士卒曰：「吾已两捷，彼必拼力来，否属虽寡，当为必胜计，不用命者斩。一及战，士卒重伤，武穆亦被十余创，与军中皆死战，卒破之。」

武穆留军竹芦渡，与虏相持，粮垂尽，武穆密选锐三百，伏前山下，令人各以薪属交缚两束，四端热火，夜半皆举，虏疑援兵至，惊溃，武穆进袭，大破之。

武穆以八百人破贼王善曹成等五十万，初，众皆惧不敌，武穆谓曰：「贼虽多不整也，吾为诸君破之。」乃左挟弓矢，右运铁矛，领数骑横冲贼军，贼众大破。

建炎三年十一月，金兀术与李成合寇乌江，杜充闭门不出，武穆叩寝间谏之曰：「勅虏大敌，近在淮南，睥睨长江，包藏不浅，卧薪之势，莫甚于此时。而相公乃终日宴居，不省兵事，万一敌窥吾之怠，而举兵乘之，相公既不躬其事，能保诸将之用命乎？诸将临不用命，金陵失守，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？虽某以孤军效命，亦无补于国家矣。」

武穆约都统王彦出战，不进，武穆疑彦有他志，抗声谓之曰：「二帝蒙尘，贼据河朔，臣之当道以迎乘舆，今不速战，而更观望，岂真欲附贼耶？」彦默然，武穆怒起，独引所麇战，遂拔新乡，擒千户阿里索。

武穆谓黄机密曰：「战阵既交，手执得枪住，口有唾得嚙，则己是勇也，机密儒生，未尝历战阵，到中原历大战，则心动矣，先随其入小阵以观战，某令机密立马处必无害也，苦欲便溺，切勿离马仄，

盖数十万之军，其目尽在某一旗上，机密若往来不定，则军人一暗箭射之矣。盖恶我乱其目也，大阵既动，然后可随众动也。」

武穆谓黄机密曰：「昔杜充留守京师，某有兵二千来受充节制，始至，适城外有大寇十万，充即命某往战，某不敢以寡兵不敌为辞，的往说贼，约降来禀充，充曰：「我何尝令汝受降，须征为我擒之。」某复往责贼以约降而缓来，今不复受降矣，愿与汝挑战。贼魁出斗，某驰骑独往，奋大刀砍之，自顶至腰分为两，数万众不战而溃，人力不至于此，真若有神之助者，某平生之战类如此。」

虏众不战而溃，武穆谓牛皋曰：「必追之，去而复来无益也。」牛皋追击三十里，虏众相残及杀死者相半。

兀术以败故，复签军以抗武穆，河北诸郡无一人应从者。乃自叹曰：「自我起北方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。」武穆亦喜语其下曰：「这回杀番人，直到黄龙府，当与诸君痛饮。」

第五章 整军安民

京穆在泰州持法严，众不敢犯，前军统制官傅庆，卫州窑户也，有勇力善战，武穆爱之，庆恃其才，视武穆为平交，武穆亦无忤色。及武穆为镇抚使，待之颇异，庆觉之不悦。会光世遣王德来涿州，武穆命庆以兵会，庆与德交马而语云，愿事刘公，德许之，统领王宪闻其语以告，武穆撼之，戒宪勿泄。后因誇功不服，武穆则斩之。

武穆士卒虽甚饥寒不变节，每相与自诧曰：「冻杀不拆屋，饿杀不打虏，是我军中人也。」

提辖官或挝士卒，武穆曰：「且教训之，勿轻笞辱也」，然取人一钱者必斩，故士皆能用命。武穆尝谓黄机密曰：「某之士卒，真可用矣，颖昌之战，人为血人，马为血马，无一人肯回顾者，复中原有日矣！」

穆将杨贵怒一卒擅离队伍，辽辮而尸之，卒尚未死，武穆见之问其故，以为不应死，顾左右求其生，不可则绝之，而解衣以殓焉。召贵诘曰：「擅离队伍，罪末至是，汝当以死偿之。」贵惶惧不敢对，诸将罗拜祈免乃已。犹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，责使招降焉，不然复治其罪，贵后能致其人，始获免。

奏措置营田状曰：「……若姑以目前论之，襄阳随郢，地当膏腴，民力不支，苟行营田之法，其利为厚。然即将已七月，未能耕垦，来年入春，即可措画，陛下欲驻大兵于鄂州，则襄阳随郢量留军马。又于安复汉阳，亦量驻兵马，使兵势相援，漕运相继，荆门荆南亦已相接，江淮荆湖皆可奠安，六州之屯，且以正兵六万为固守之计，就拨江西湖南粮斛，朝廷支降券钱，为一年支遣，候营田就绪，军储即既，则朝无馈饷之忧，进退攻守皆兼利也。惟是葺治之初，未免艰难，

必仰朝廷微有以资之。基本既立，后之利源，无有穷已。又此地夏秋则江水涨隔，外可以御寇，内足以运粮，至冬后春初，江水浅涩，吾资粮已备，可以坐待矣。于今所先，在乎速备粮食，斟量屯守之兵，可善其后。臣识闇不学，辄具管见，仰报圣问，辞拙事直，伏乞圣慈裁决，于冒天威，臣不胜屏营战慄之至，取进止。」

黄鹤楼题词曰：「遥望中原，苍烟外许多城郭，想当年，花遮柳护，凤楼龙阁，万寿山前珠翠绕，蓬壶殿里笙歌作，到而今，铁骑满郊畿，风尘恶。兵安在，膏锋镞，民安在，填沟壑，叹江山如故，千村寥落，何日请缨提劲旅，一鞭直指清河洛，却归来，再续汉阳游，骑黄鹤。」

赛荆襄宽恤画一状曰：「……先因李成侵犯占据，残虏剋剥，一方受弊，近遣偏师，收复六都，差官葺治，屯兵防守，或恐兵火之余，人未归业，仰都督府制置使司讲究措置，务在宽恤，招集流亡，速令安集，限一月条具奏闻，今条具列下项：

一、契勘新复州军，人户归业，除依已降赦文指挥，放宽赋税外，如州县辄敢别有科率，及差借夫马之类，许人户越诉当职官吏，乞赐施行。

一、契勘人户归业之初，委是贫乏，全阙牛具子种，欲乞量借官钱，应副收买，候将来合纳税日，将所借官钱分四科随税送纳。

一、契勘新复州军，其赋税依赦降指挥，权放三年，所有养赡官兵钱粮，无所从出，若不给降，深恐因循，却致扰民。依乞朝廷支降钱米，应副收买，并借贷耕牛子种本钱，所贵归业之民，得霑实惠。

一、契勘新复州军，城壁楼櫓，並今修葺，防城器具，并合心置造，所有合用钱粮，伏乞朝廷特赐支降，贵得应时办集，军民两安，不致疏虞。

一、契勘人户未归业以前，应欠官私债负，不拘是何名色，乞并行蠲放，如州县辄敢理索，乞重赐施行。

一、契勘新复州军，全藉官员葺治，若不稍加恩数，深恐无以劝谕。今相度欲乞几年为任，与转一官，选人比类施行，任满无遗阙，更与转一官，应权官权过月日，理为实历月日。

一、契勘新复州军，自今体认朝廷惠养宽恤之意，用心存抚，务令安业，欲乞令逐一开具元管並后来归业人户单甲姓名，所住乡付，开垦过田土顷亩帐状，申本司审覆，诣实申奏，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数，故，立为殿最。

一、契勘所收复州军，久经残害，上下凋弊，州县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，劝课农桑，怀柔百姓，览恤刑禁，从本司保明申奏，乞朝廷优异推恩，若较事不虔，亦郎即重赐黜责。

上画一条具在前，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」

诸将还戍，武穆使夫人至其家问劳其妻妾，遗之以金帛，申殷劝之欢，人感其诚，各勉君子以忠报。其有死事者，哭之尽哀，辍食数日，育其孤，或以子婚其女。士卒有疾，辄亲造抚视，问所欲，至手为调药。

第六章 忠义感召

武穆平贼吉倩时，慰谕之曰：「胡虏犯顺，汝曹不辅义以立功名，反于草间苟活，今我以夫元帅命招纳汝曹，比转祸为福之秋也。」贼众感悟，解甲受降。

奏李通归顺状曰：「契勘臣尝以国难未除，虏祸方炽，窃有意于恢复之事，深筹逆计，以为中原之士，性具五常，岂无忠义，思报国家，特以身陷虏伪之郊，未能奋发，于是多遣信实之人，密行宣布朝廷之德意，说谕结约，俾其磨濯一心，以待王师之举，相为应援。今有虢州栾川知县修武郎李通，将带五百余人，首倡归顺，已到邓州，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劳外，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」

金人入建康，杜充降金，诸将汹汹欲叛，武穆麾下亦有从戚方亡而为盗者，武穆洒血属众曰：「我辈荷国厚恩，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，书竹帛，死且不朽，若降而为虏，溃而为盗，偷生苟活，身死名灭，岂计之得耶？建康江左形胜之地，使胡虏盗据，何以立国，今日之事，有死无二，辄出此门者斩。」音容慷慨，士为感泣，不敢有异志。又招余将曰：「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」。于是傅庆刘经以军从。充渡江降虏，余兵皆西北人，素慕武穆恩信，有密白武穆愿请为主帅而俱叛北者，武穆欣许之，有顷其部曲首领各以行位之籍来，武穆按籍呼之曰：「以尔等之众且强，为朝廷立奇功，取中原，身受上赏，乃还故乡，岂非荣耶？必能湔滌旧念，乃可相附，其或不听，宁先杀我，我决不能从汝曹叛。」众皆幡然欢呼曰：「惟统制命」，还尽纳之。

黄佐来降，武穆召佐使坐，命具酒与饮，酒酣抚佐背谓曰：「子真丈夫，知逆顺祸福者无如子，子姿力雄鸷，不在时辈下，果能

为朝廷立功名，一封侯岂足道哉，吾欲遣子至湖中，视有便利可乘者擒之，可以言语劝者招之，子能卒任吾事否？」位感激至泣。

相州人张用，与其妻一丈青，以兵五万寇江西，俊召武穆语曰，非公无可遣者，问用兵几何，武穆曰：「以某自行，此贼可徒手擒。」俊因以步兵三千盖之，武穆至金牛顿兵，遣一卒持书谕之曰：「吾与汝间里人，忠以告汝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，皆汝所悉也，今吾自将至此，汝欲战则出战，不欲战则降，降则国家录用，各受荣宠，不降则身陨锋镝，或系累归朝廷，虽悔不可及矣！」用与其妻得书，途俱解甲。

每调军食，武穆必蹙额谓将士曰：「东南民力耗弊极矣，国家恃民以立国，使尔曹徒耗之，大功未成，何以报国。」

武穆尝受节制于诸将，事多牵制，语其下曰：「使某得进退禀命于朝廷，何功不立，一死乌足道哉，要使后世书册中，知有岳某之茗，与关张辈功烈相彷彿耳。」

叛将戚方为武穆穷追，乃间道降张俊，俊力为请免，武穆谓俊曰：「招讨有命，飞出当禀从，然飞与方同在建康，方遽叛去，固尝遣人以顺逆喻之，不听，屠掠生灵，骚动郡县，又诱杀扈将而屠其家属，拒命不降，比诸凶为甚，此安可贯。」俊再三请，武穆呼方谓之曰：「招讨既赦汝一死，宜思有以报国家。」方再拜谢立于左。

第七章 谦让爱人

奏乞先推赏刘光世军，状曰：「臣先奉圣训收复襄阳等处六郡，总率军马，节次见阵，掩杀番伪兵马，收复州军了当，续恭朝廷令刘先世遣差军马五于人以为牵制，臣于七月廿三日牧复信阳军六郡了毕，光世遣郟琼军马于二十六日到襄阳府臣军前，虽其至不及期，然臣之军士，如有后援，所以能成薄效，卒使不霑寸赏，恐拂人情，伏望学、圣慈将刘光世所差官兵，特降睿旨，先次推赏，谨录奏闻，伏候勅旨。」

复衰汉时，宰臣朱胜非谕以饮止日建节，武穆愕然曰：「丞相待我何薄耶？」乃谢使者曰：「为某善辞丞相，岳某可以义责，不可以利驱，襄阳之役，君事也，使乞事不授节，将坐视不为乎？拔一城而予一爵者，所以待众人，非所以待国士也。」乃是建节，力辞不得已，乃受。

乞褒赐张所劄曰：「飞窃闻好生恶死，天下常情，若临大难而不死，视死如归者，非忠义之士不能，伏见左通直郎直龙图阁张所，以忠许国，义不顾身，雄斧钺在前，凛然不易其色，终能以全节自守而不屈，不惟飞知之，士大夫无不知之，今蒙朝廷已叙复元官，恩至渥矣，然区区之心，欲望更赐敷奏，特与优加褒异，庶使天下忠义之士，皆知所劝……不胜待罪之至。」

或人问天下何时太平，武穆曰：「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命，则太平矣。」

武穆尝谓黄机密曰：「某被主上拔擢至此，仅有纤毫非是，被儒生写在史书上，万世闾改不得，某苟有过，机密必以见告。」

庖人供鸡，武穆曰：「何为多杀物命」对曰，州中所送食也，武穆命后弗供。

武穆以沉香分属官，黄机密所得最小，武穆抚然，机密曰：「某以一身从军，虽得香无所用之。」武穆乃曰：「某旧日亦爱烧香，瓦炉中烧柏香耳，后来亦屏之，大丈夫欲立功业，岂可有所好耶？」众有愧色。

武穆见夫人御绘帛，则曰：「吾闻后宫妃嫔，在北方尚多褻乏，汝既与吾同忧乐，则不宜衣此。命易以布素。」

蜀帅吴玠以名姝资奩巨万使遣武穆，武穆厚遣使者归其女，诸将或请留此结好，武穆曰：「吴少帅于飞厚矣，然国耻未雪，圣上宵旰不宁，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？」

武穆遇子尤岩，平居不得近酒，为学之暇，使操畚治农圃曰：「稼穡难艰，不可不知也。」

破杨么后，牛皋请行勦杀以示军威，武穆曰：「彼皆田里匹夫耳，先惑于钟相妖巫之术，故相聚以为奸，其后乃沮于程吏部尽诛雪耻之意，故恐惧而不降，日往月来，养成一元恶，其实也欲保全性命而已，今杨么已被显诛，钟仪且死，其余皆国家赤子，苟徙杀之，非主上好生之意也。」